

求翫集

7保4
9078
2止



門子保
雅 3.078
卷 2



求芻集 告諭

及門 邵 佐履三

汪 沂景泗

海陽葉 晟松濤父著

姪 兆綦南宐

拔梓

子 在湄葭泚

宣講鄉約以正人心以厚風俗事

照得鄉約之設即古者聖人以木鐸徇於道路之意所以
訓迪小民使善者知所勸不肖者有所愧而不敢為非甚
盛典也今

告諭

上諭十六條頒行天下已久學士大夫又從而紬繹之無非闡揚

聖訓俾愚民明白曉暢以佐教化誠非淺鮮本縣內者司鐸
匹礪每於月吉率弟子員於明倫堂設鄉約而講讀之黎
庶咸知觀聽今奉

簡命叨宰是邦下車之始卽詢向來講約舊規竟未知有

上諭十六條噫此無論通都大邑卽窮鄉僻壤中亦無不家喻戶曉者而吾鄙民何以不聞也本縣亟欲舉行緣以簿書紛擾遲遲至今深貽爾父老子弟羞今奉清釐諸事稍

有次第用擇於次月初一日起每月朔望敦請師儒僚屬以及邑之賢士大夫聚齊某處宣布講解俾爾衆庶咸知上諭炳如日星吾民其敬聽之夫興起教化使風移而俗易非俗吏所能爲也本縣以涼德之躬何敢自謂化民成俗但爾鄙縈號淳朴猶有古晉遺風從事事奉行人人遵守非但爾民不罹法網本縣亦可刑措不用豈不與有榮施哉

命之日即撫心自矢期與爾民休息但奸惡不剪良民不安
 如有仍前此等審虛必按律反坐本縣疾惡如讐斷不姑
 容此輩害我良善然恐有種愚民本無識見或因一時忿

嚴禁刁訟以安民生事

照得時值農忙正當停訟之時但本縣蒞任伊始不得不
 循舊例暫放一告然示期一出勢必有種刁徒妄與新官
 喜怒不測希報舊讐或將季遠無稽之事稱訴久寃或將
 竝不相干之人牽連影射雖是非曲直審理自明而被害
 者已廢時失業矣本縣奉

命之日即撫心自矢期與爾民休息但奸惡不剪良民不安
 如有仍前此等審虛必按律反坐本縣疾惡如讐斷不姑
 容此輩害我良善然恐有種愚民本無識見或因一時忿

怒妄聽棍徒教唆架捏虛辭又或代書不顧利害張大事
端原告所本無之心竟爲紙上所必有之事及至審虛受
懲方知墮人術中如此愚民殊屬可憐今特發出狀式依
事直書不許架捏一狀只告一事不得牽扯他件狀後須
填代書姓名倘涉虛罔立拿代書重究庶棍徒知有法紀
而愚民亦不至受無知之累也

禁下屬以文只書

再行勸諭息訟以安本業事

照得本縣自下車以來屢行示諭爾民各安本分毋以小
忿輒起訟端每於爾等具告之時當堂婉言勸導又因爾
邑凋殘之餘民生困苦凡有審理俱從寬政卽十分理屈
者不過量責數板旋行逐釋不科一臛不罰一紙兩季以
來始終如一其觀共聞此本縣一片愛民血誠欲爾等羣
享無事之福也其如爾民全不體本縣之意以爲本縣衙
門好進刑法頗寬一紙虛辭遂可輕投紛紛瀆控恒無虛
日觀其情狀似乎負屈審出事節都屬細故不但可以不

准且茲可以不告獨不思爾等自罹兵燹以來從萬死一生中留得幾條性命博得今日受享還有何事不可忍耐且一紙入公門雖隨到隨審亦耽擱了幾日工夫卽衙門無使費央人寫狀亦費却幾文錢財究竟抵不得飯喫當不得衣穿何如將這幾日工夫畊種田園省這幾文錢財買米過活還博得個清閒自在留得個忠厚好人之名本縣一片婆心盡情吐露勿以予言爲迂至於一種奸惡之徒恃其伶牙利齒無影興波縊歿也而曰人命關毆也而曰打搶酗酒賭錢也而曰劫殺叫冤喊屈一若不共戴天

及准後審理都是滿紙虛無似此情節尤爲可惡嗣後如果屈情萬不得已者許用格眼狀據事直書不得牽扯別故隨帶原告自拘牌一紙自填註語原被証佐季月附於狀內次日當堂領牌自行拘換如審係虛妄定照誣告律究治

照得三春以來雨澤鮮少夏禾已薄本縣前者虔誠齋戒
 徒步入山敬求神水到壇一日雨降未足三日後方連降
 時雨爾民正宜趁此土膏潤澤急安秋禾極力畊種以接
 夏歉豈可因無益小忿動輒興辭失時廢業且二麥成熟
 在卽雖薄亦忙合行示諭停止爲此示仰闔屬軍民人等
 知悉除真正人命賊盜照常准理外其餘一切婚姻田土
 睚眦細故俱不准收卽以前准過原告自拘未經投到者
 亦俱於忙後赴審慎勿以不急之務致悞農業如有不遵

停止辭訟事

照得三春以來雨澤鮮少夏禾已薄本縣前者虔誠齋戒
 徒步入山敬求神水到壇一日雨降未足三日後方連降
 時雨爾民正宜趁此土膏潤澤急安秋禾極力畊種以接
 夏歉豈可因無益小忿動輒興辭失時廢業且二麥成熟
 在卽雖薄亦忙合行示諭停止爲此示仰闔屬軍民人等
 知悉除真正人命賊盜照常准理外其餘一切婚姻田土
 睚眦細故俱不准收卽以前准過原告自拘未經投到者
 亦俱於忙後赴審慎勿以不急之務致悞農業如有不遵

定行懲戒

世謂
定行懲戒
其意豈可因無益小忿而肆其橫暴乎
謂爾爾月五日發由土音匪黨忿忿大不
對世人山嶽未輒水匪獸一日爾爾未及三日
爾爾三春以來爾爾輸少夏未可爾爾爾爾爾爾爾
爾爾爾爾爾爾

註銷自理辭訟事

照得邑內無命案奸盜諸訟凡有雀角不過戶婚田糧細
故本縣以爾等一時之忿過後必有悔心故不輕准蓋一
經准理而爾等必致廢時失事故也多有因本縣之不准
而釋然中止者自屬可與為善之民間有再三控訴不得
不為准理者俱差原告自拘原告拘換不出者方行添役
凡以休養吾民耳今歲次將終人宜受福一切辭訟已經
條示停止存案所有准過之件或因犯証未齊未曾投到
者今封印在卽一槩註銷值此嚴寒之時爾民宜塞向瑾

戶安居樂業不許生事啟釁到本縣衙前自取寒冷之苦
倘有差役俗催審爲由勒逼原被至縣者查出定行重究
其所差原告自拘之票俱於開印後赴縣投銷可也

本縣衙前自取寒冷之苦
倘有差役俗催審爲由勒逼原被至縣者查出定行重究
其所差原告自拘之票俱於開印後赴縣投銷可也

觀風事

照得本縣始而困跡諸生幾幾十載後復寒瓊半席碌碌
九季日與同人講奇析義樂此忘疲况茲郟邑理學名邦
人材淵藪先賢鄒伯特爲萬世之儒宗後學英才多是
與朝之時彥但本縣甫離章句驟卽簿書邑號彈丸人皆
謂其甚簡才慚游刃我自覺其爲繇是以半載以來請益
有心臨文尙阻當茲春日時屆萼辰乃值賓興伊邇之期
多士羽毛豐滿之日萼香染翰知蠹簡之多新棘影分簾
岍龍文之蚤變爰是擇吉於月日分題角藝用展厥長聊

藉一日之知預決三秋之兆桂香馥郁俱從此日筆底飄
來月色澄輝悉向諸生文中瀉出本縣雖未能相諸牝牡
驪黃之外識類九方然竊嘗從螢燈雪案之中肱經三折
倘有弋獲願效他山其童子隊中有惠予刮目者毋我遐
心翹企望之

嚴禁賭博

嚴禁賭博以靖地方以安民生事

照得賭博之禁律例甚嚴歷奉 憲行不啻三令五申尙
有愚民不知法度仍行糾朋引類晝夜嘖盧殊不知己欲
勝人反爲人勝逞一時之豪倖竟爲終身之餓莩餓弗得
食寒弗得衣由是放辟邪侈非禮非法之事無所不爲及
至身遭陷阱犴狴楊皆由一賭肇之也而爾民曾不省
悟反樂此不疲豈非愚之甚耶本縣下車以來訪聞有素
本欲立拿痛處然未經嚴諭一番未免近於不教而殺爲
此示諭闔屬人等知悉各守本分努力經營辛勤稼穡熙

熙穰穰共樂昇平如再執迷不悟仍蹈前轍定行嚴拿照依新例重處地鄉保甲人等知而不報竝行究治法在必行各宜猛省

修復水利事

照得民生以農桑爲本農事以水利爲先爾紙溝堡等處沙漠瘠土全資水利灌溉近聞渠道阻塞修理無人弃自然之利待不可必之天一遇亢暘飛沙滿目田土愈薄禾苗焦枯殊爲可憐爲此示仰舊日水老人等從公查照此渠所經一帶田地澆灌所到者照地多寡出夫修濬務要滾固通流以備旱暘至於灌溉之時由近及遠由高及低限定時刻時止卽放不得壅遏片刻以防他家待溉至不用此水之地不必彊令出夫其不冑出夫之家亦不許私

自竊水如有以彊凌弱及霸水獨佔之人許爾等公稟以
馮拿究先具修過渠道甘結並夫工單目投縣查考毋違

此後凡有以彊凌弱及霸水獨佔之人許爾等公稟以
馮拿究先具修過渠道甘結並夫工單目投縣查考毋違
此後凡有以彊凌弱及霸水獨佔之人許爾等公稟以
馮拿究先具修過渠道甘結並夫工單目投縣查考毋違
此後凡有以彊凌弱及霸水獨佔之人許爾等公稟以
馮拿究先具修過渠道甘結並夫工單目投縣查考毋違

勸農事

勸農事

照得民生以農事為本農時以春耕為先嗟我鄙民自兵
興後差役繇重陋例相仍其弃地而不敢耕者不知凡幾
其無人而不能耕者不知凡幾本縣初下車時四郊以外
多艸萊也目擊荒蕪心切傷之用是蚤作夜思與其興利
曷先除弊爰將一切陋例逐漸掃除正供外無或有絲毫
雜派以重繇我父老子弟者邇幸逃亾俱復荒土俱墾積
逋俱清且荷

皇仁蠲租一季吾民漸有起色向之不敢耕不能耕者今無

告諭
不畊矣此時正當與爾等望杏瞻蒲急圖興利耳思忝歲
雨澤愆期夏秋稍薄得無有種麥之後艱於秋籽者一家
之人勤惰不一得無有花酒遊閒懶於操耒者凡此皆爾
民之憂卽皆本縣之憂爲父母而不之省其何以勸令特
與諸父老約春分後一日爲始東西南北每日一郊次第
省爾畊爾民不妨扶老攜幼眎本縣行旌所止而羣集焉
將與爾等畧官民之分講家人之禮特備菓盒村醪與爾
父老共話桑麻其子弟好閑懶畊者本縣爲爾等勸戒之
籽種不足者不妨實道本縣爲爾等曲謀之爾等鑒本縣

一片誠心講一番實話毋嫌毋疑勿隱勿欺

設立坐簿以禁灑派革送謊欠以杜分更事

照得民間輸納錢糧分釐皆有定則遵照部頒由單絲毫無容增減爾邑向來只有比簿從未設立坐簿其間書役灑派官府不得而知愚民何能通曉問其應輸之數則曰每石糧連丁徭該一兩七錢也里書執此數以派花戶卽據此數以納以爲無毛髮之差矣然本縣以法合之每石糧連丁徭匠價不過一兩六錢五分零耳是爾民每季每石糧多費銀四分有奇也總一縣而計之是每季有五百餘兩之數供書手之灑派也陰相侵蝕不知歸於何處

本縣不究其已往而清其將來特飭令里書遵照由單造具坐簿一扇糧照糧價丁照丁銀停免屬糧者入糧屬丁者入丁均徭匠價各依法算毫釐不差纖細備具千家萬戶悉皆畫一而此後無敢有多派分毫以累吾民者矣此簿一定卽照此以造比簿無許送諛欠夫錢糧開徵卽有定數自始至終難容更易爾邑不知起自何季開徵之始所送比簿不可據爲典要名曰諛欠至府流水下乃從而更之方有真數是半季以前書手朦朧造數花戶朦朧納銀官府朦朧比較皆傀儡登場也又其甚者收役就中作

奸買總賣總弊端百出夫買總之弊爾民不過掩飾目前究竟水落石出完欠依然多寡自在從前所費之銀毫無益於正課祇以供吏胥之生涯而已吁何其愚也今革除諛欠諸弊都清而此後無敢有巧爲賣總以愚吾民者矣夫灑派之弊除則爾民每季每石糧可省銀四分有餘賣總之弊除則爾民可省無益之愚美以完有用之正供總之本縣非好爲清察祇因爾邑凋殘有季瘡痍未復省得爾一分浮費則可培養爾一分元氣本縣爲爾等籌之熟矣至於里書上無工食下無私幫本縣豈不體恤然以無

工食無私幫而聽其叢奸竇弊又豈法之可行若夫買賣
過割或推或收許給紙筆之資此天理人情本縣在所不
禁者也爲此示諭十九里里什花戶人等知悉本縣開徵
比簿俱照坐簿實徵之數不比從前謊欠依限完納弊蠹
風清不必狐疑

此項弊革每季省闔縣銀六百餘兩

嚴禁里什包收錢糧分外勒索以除積弊事

照得本縣自下車以來迄今將已期季從前陋規弊竇禁
蠹不留絲毫始終如一爾民所在周知至於徵收錢糧革
本向來火耗惟令納戶遵照 司頒法馬自封投櫃間有
爾民封納或數兩而多數分或十兩而多錢餘者拆封秤
出必爲示諭赴領給還此蓋本縣仰體 上憲愛民之德
下盡區區保赤之懷也但包收之弊不除則本縣之惠終
不下究夫包收之弊其爲民害有三一則包攬之人無利
斷不宥爲勢必托言使費橫加勒索正供之外多所誅求

其弊一也有種不肖之徒銀入伊手任其浪費飲酒賭錢
並不代納花戶完欠不知及至水落石出依然重爲賠累
其弊二也花戶之銀自應納花戶名下乃奸猾里什包收
到手叢納於伊身後俗花戶之銀以掩己身之欠花戶按
簿有糧流水無銀收執無票及至比急則稱爲花戶之欠
流水無可查對復稟開火票不准則謂頑戶催督不前准
則墮其術中其弊三也夏間有一種愍不畏死之徒每糧
一石勒索花戶私幫二三錢不等每銀一兩勒索耗費加
一二不等種種措勒花戶甘心受之是本縣刻意勵行而

不能徧及窮簷編戶止爲里什一身一家計也烏乎可除
一面密訪拿究外合行嚴禁爲此示諭一十九里里什花
戶人等知悉嗣後納糧悉照花戶糧簿親身赴櫃照司法
自行封投什則無許叢攬單戶額有的名本縣逐日設櫃
不論限期隨便上納以免守候爾民近者不過十餘里遠
者亦僅數十里清晨至縣晚晌即可回家何惜此一日之
往返而甘受他人之魚肉也如有阻撓仍前勒索包收者
許爾花戶指名陳告以馮按律究治斷不曲徇如爾花戶
隱忍不言查出一併重究

編審為經等事

此項弊革每遇編審省闔縣銀五百餘兩

照得五季審編原為稽查戶口增加新丁開除老故但有一事輒生一弊爾節每遇編審時官以察院為審局三班六房門皂俱跟隨入內床席鋪陳器皿俱皆里長安置跟隨人役飯食俱皆里長供給一日有一日之費一月有一月之費更有姦胥猾役指稱造冊使費心紅紙張等項名色任意苛求重為里民之累本縣二十五季下車之初卽遇編審察知其弊遂於大堂公審不另設局諸弊頓除爾民素所見聞今奉文編審誠恐仍蹈前弊合行申示為此

示諭十八里五衛所軍民人等知悉除審期另示外所有
審規仍照二十五季之法不費爾里民一紙一筆如有姦
徒指名僭端許爾里民登時喊稟以馮按法重究至於五
季以來各里生聚不為不多里長逐戶挨查戶首逐家稽
察但有幼丁悉行舉報添入毋得隱漏紳衿除本身優免
外如有豪彊冒免及詭寄丁糧不當差役等弊卽於編審
時許諸色人等各得公舉以馮清釐至二十五季編審後
開收地畝某季某里某戶開若干收若干或係買賣據契
過割或係承糧提糧官批可馮各書手限三日內盡送清

冊以馮查對影射丁糧之弊如此冊送遲及有隱漏壯丁
不報者一經查出里長戶首人等俱照律究治

不勝一錄查此里夫只官人等所請...

革除積弊事

此項弊革每季省闔縣銀五百餘兩

照得僉報里什例所以必取歇保者止恐不肖之徒侵收
花戶錢糧致虧 課額耳非為保歇作一番生涯也近訪
得有等胥役愍不畏死串通原差非歇保而冒歇保招搖
欺騙或有等積歇每歲當里什任事之際厚索保禮每
里每甲數兩不等里什求其保認不得不與本縣聞之不
勝髮指從前積弊自本縣下車以來洗除殆盡惟此一節
尚未訪確未行釐剔今當僉報明季新役里什之際急宜
禁革為此示諭三鄉十八里里什花戶人等知悉嗣後僉

報里什務要端方殷實之人里長卽以三鄉爲保各什卽以本里里長爲保如敢有本衙門人役及向來積歇踵習舊弊妄行指保勒索保禮者一有訪聞或經告發定行計贓論辜至於花戶納糧原令自封投櫃不許里什包收花名流水具在查對自見如將花戶錢糧叢納什則名下者卽係包攬定當按律重究決不姑貸包收之弊蠲則侵欺之弊自除又何用爾等光棍作保徒多一番擾害無益錢糧也

革除官渠採葦陋規事

此弊革每季省沿渠居民銀二百餘兩

照得石榴廟一帶官渠導引斜峪之水通流縣境首關地脈次則便民漑田沿渠百姓栽葦取利辦納國稅渠雖官徇而地則民地民以其地栽葦夫何與乎官乃不知起自何季而有官渠採葦之陋規相沿至今遂爲成例且不特此也例之初起猶曰發價而鬻則竟派矣又鬻則派多派少任焉胥吏矣又鬻則催葦交葦非錢不行矣本縣昨歲下車尙有沿舊例請者已心知其非爲爾等免之矣然其弊尙未洞悉今訪得從前種種誠有如本縣所料者合

行與爾民永革爲此示諭沿渠一帶栽葦百姓知悉嗣後如有衙役人等尙指官葦之名需索舊例者許登時指名告稟以爲嚴究卽後來蒞茲土者或不知官渠實屬民田欲仍舊例爾等以本縣今日之示進可也

再申禁約事

此項弊革每季省闔邑銀二百餘兩

照得爾鄙向來陋規號馬艸料俱係里下供應不領價值本縣下車伊始卽行禁革一切艸豆韁繩藥油鞍屐俱行動支額項買備不累爾民分毫歷今兩季爾民素所見聞毋待贅說矣昨季新豆上市之時本縣卽爲一季之計自行採買足用間有艸束市上無多採買不足不得不籍里長代買者俱皆先發現銀諭令平買取領在案卽今季錢糧全蠲夫馬工料未蒙撥給本縣多方那借以應馬食竝不要爾等一莖一粒致違本縣革弊初心但恐里什中賢

愚不等或有愍不畏死之徒指稱錢糧蠲免號馬無食欺罔詐騙亦未可定除一面密訪外合行申曉爲此示諭一十九里民人知悉如有前項棍徒僭名派索許爾等即時赴稟以馮嚴究如隱忍不發一經訪聞與受一體同辜慎勿瞻徇有負本縣愛民血誠。

再行曉諭以杜僭名影射事

照得本縣縈性淡泊隨從不過數人除日用菜薪俱發現錢平買外間有所用紙張一月一算卽照市價給發至於零星布線之類一面說價一面給銀從不賒取分文亦不虧短絲毫價值所以杜當官之陋規亦以蠲幫貼之紛擾自下車以來至今已兩季矣但恐日久弊生或有衙門人役僭稱宅內需用名色妄行賒取更恐有種奸宄之徒指稱當官欺騙愚民猶沿幫貼陋習亦未可定合行申諭爲此示仰城鄉集鎮買賣人等知悉凡本縣所買需用之物

俱至宅門高聲擊梆照例當面說價給銀公平易買如有
虧短賒取及阻撓爾等不至宅門者卽係僭名許爾等當
堂扭稟以馮重究至於本縣既公平易買又何官之可當
倘奸徒指稱當官名色希圖誑騙愚民需勒幫貼者許被
害人等不時擊鼓指名稟明以馮嚴拿立繫杖下爾等慎
勿聽其魚肉也

申諭百姓完糧事

照得本縣徵比錢糧務期上下均便故定立分數俾爾等
照此輸納本縣卽照此查比又恐爾等守候未免花費盤
串故完足分數者掛牌免比透納過數者卽爲在限原繫
本縣曲意撫卹爾等一片婆心其如爾里什全不體貼本
縣寓撫字於催科之意每逢限期任意完納些須無論已
未足數竟不照免比牌羣然而去甚至一里中全無應比
什則成何法紀現奉

藩憲催提兵餉緊急爾等漠然不聞怠緩從事是本縣待

爾等過慈致爾等跡本縣近玩也今後各里中什則將前
後納過印票俱行齊集聽候查對如有一名呼喚不到定
行嚴拿究處以懲玩法

曉諭紳衿完糧事

照得錢糧上關軍需下繫考成士為四民之首尤當率先
輸納今開徵已閱四五限而諸生完者寥寥爾鄙陋例一
入黷宮卽立儒戶問之里什而里什誘為不知問之本生
而本生無人應比完欠任心緩急漠如盡如爾等不幾悞
軍需而累考成耶今後儒戶錢糧另為一日聽比每逢八
日風雨無爽里什門斗全諸生務俱齊集持納票查對如
本生不到額令家人子弟回話卽一時不便面稟寬限未
為不可若既不納銀又不聽比是 國法止行於齊民而

不行於士子烏乎可也查比之日如有分數未足喚比無
人者除責門斗及本甲什則外定行嚴拿家人子弟究比
言出必行決不瞻徇

曉諭事

照得本縣愛民心切雖催科之中尤寓撫字昨因布政司
催提兵餉必於六月全完一日一檄甚為嚴切不得已勸
諭爾民剋期全完所以副司催也半月以來爾民不繇徵
比輸納甚多具見急公深可嘉尚今計解額已足所未完
者止本縣自支之銀可以從容緩納矣誠恐爾等力量有
限若仍前急納未免措處艱難深非本縣愛養之意為此
示諭一十八里里什花戶人等知悉所有未完錢糧仍依
限完納不必過急以紓民力

此項錢糧俱繫撥餉急需奉 藩憲屢示三月完半
也今本季錢糧俱繫撥餉急需奉 藩憲屢示三月完半
責幾人豈是本縣薄德所能致此良由吾民急公好義故
爾民亦能體貼本縣婆心自本縣眎事後節季錢糧歲內
清完大異往管逋欠即舊歲徵糧一萬七千有餘未常懲
眎致悞兵餉但催科心切而撫恤之念尤未敢一日少怠
掃除止此正供錢糧上關 國課下繫考成本縣萬難緩
支應謹筭票凡有病於爾民者罔不殫心極慮盡為爾等
照得本縣自蒞任以來至今將已四季革雜派除陋例太
再行勸諭及蚤完糧以免催科事

再行勸諭及蚤完糧以免催科事

照得本縣自蒞任以來至今將已四季革雜派除陋例太
支應謹筭票凡有病於爾民者罔不殫心極慮盡為爾等
掃除止此正供錢糧上關 國課下繫考成本縣萬難緩
眎致悞兵餉但催科心切而撫恤之念尤未敢一日少怠
爾民亦能體貼本縣婆心自本縣眎事後節季錢糧歲內
清完大異往管逋欠即舊歲徵糧一萬七千有餘未常懲
責幾人豈是本縣薄德所能致此良由吾民急公好義故
也今本季錢糧俱繫撥餉急需奉 藩憲屢示三月完半

八月全完本縣已爲爾等定立限期分作二十限示諭按
限照數輸納矣但其中尙義急公不拘拘於限期分數爭
先透完者更爲出類拔萃本縣安得不以格外獎之爲此
示諭十八里里什人等知悉除照本縣限期分數完納者
查明掛牌免比外如有里什中經催錢糧二十兩以上能
於三月以前完一半者定當破格獎勵本縣將備花紅以
示賞勸

再申禁約事

照得日中爲市原以便商賈而通轉輸必買賣公平客商
日增庶價無騰踊而民用不缺客主兩利斯爲便民近訪
得各鎮有種紆棍指稱行戶名色霸佔行市不容外商買
賣抑或欺其不知俗稱當官指公射影使外商不敢賣居
民不敢買而紆徒一手握定高擡時價民間日用急需不
得不忍氣吞聲受其措勒殊爲可惡本縣蒞任以來裁革
行戶已久豈容爾壞法阻商除一面密訪得實嚴拿外爲
此示諭各鎮買賣人等知悉嗣後如有棍徒阻撓外商指

稱當官名色勒騙者許被害人指名赴稟以馮拿究

再申禁例事

糧價騰貴急嚴販運以拯窮民事

照得今歲本縣地方雖二麥豐收奈晉商東販舟車絡繹
叢爾小邑所出少而所去多麥價殊為高昂邇者天道亢
暘秋禾既薄麥種後時尙虞枯旱本縣職司民牧深切痾
瘵何堪此販糶源源資他人之糧以自虛境內也近聞外
縣客人利心不足至今仍在本縣地方糶買雜糧船載車
裝更有本縣販子驢馱別地糶賣兼之奸徒經紀私引客
販至各鄉有糧之家高戥高價暗行糶買以致鎮集之上
糧食反為鮮少時價騰貴窮民深屬未便合行示禁為此

示諭各鎮集頭及經紀人等知悉自示之後不許外縣客
人及本地販子在於本縣地方販糧搬運凡糶糧者許其
馱至集上糶賣糶糧者許其在集糶買多不過一二斗取
資餬口足矣如糶至四五斗者即係販子假冒經紀毋得
擅量如有藐汰奸牙串通客販私至鄉間買糧搬運外屬
者許集頭鄉練地方人等不時舉首以馮重究如通同容
隱漫無稽查查出一併責懲

禁燒鍋耗糧之源畱有餘不盡之粟以資民食事

照得本縣地方雖出產糧食而去路甚多一於晉商之
舟輪再於東客之車販三耗於燒坊之糜費麥價既高
雜糧因之亦貴以致窮民餬口維艱近者天道亢暘秋禾
殊薄麥已後時尙慮苗稀何堪種種耗費而不畱此不盡
之粟以少資民食也除商販搬運已經示禁外至於燒鍋
尤屬耗糧太甚合行禁約爲此示諭各鄉鎮集頭地方人
等知悉所有該處燒坊一槩停止自示之後不許買糧燒
鍋其從前所積之糧不得搬運別處許即刻照時價在集

糶賣以資民食如敢不遵仍前燒酒耗糧者查出集頭人等併燒坊一併重處

嚴禁撒放頭畜以保麥苗事

照得霜降以後雖屬牛羊放野之時但今秋天道少雨二麥種遲兼以土無潤澤盤根未固大與往季不同若牛羊一過勢必踐踏非惟壞苗且恐傷根適本縣出郊謁廟見地內有縱放牛隻者已諭令本主收回毋許撒牧猶恐各鄉寫遠有等愚民不知時勢仍照往例致傷麥苗深屬未便合行禁約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一切頭畜只許在家喂養不得撒放田野如有豪彊不遵許地主鄉練人等卽時扭稟以馮從重究治

照得本縣步禱取湫有驗及前任沈太府名色修祠造像普
化客財濫為不便為官愛民自屬職分當然豈勞爾等代
為沽名合行示禁為此示仰本地居民人等并道人知悉
除前姑不究外自示之後如有指稱為前任本任修造生
祠名色欺騙民財許該鄉約人等出首定依大法重究

禁約事

照得太白神山每季五六月內四方進香客人絡繹不絕
就中有姦僧匪道假稱某處修祠蓋廟欺騙客財究其實
行不過為此等五臟神之一殮又近訪得雷神洞道人指
稱本縣步禱取湫有驗及前任沈太府名色修祠造像普
化客財濫為不便為官愛民自屬職分當然豈勞爾等代
為沽名合行示禁為此示仰本地居民人等并道人知悉
除前姑不究外自示之後如有指稱為前任本任修造生
祠名色欺騙民財許該鄉約人等出首定依大法重究

二十七季五月旱甚步行太白山取湫往返三日神水
到壇大雨沾足歲賴以稔雷神洞道人有此舉示禁止
之

禁

求芻集

謝語

海陽葉 晟松濤父著

及門

汪汝玠仲琰

陳朝宗賡士

拔梓

在淇棗漪

子

在泗沂友

謀吞房屋事

審得田國吉之龔父柱可桂先季將架房二間得價當與
楊洪金之龔父楊明麟爲業俱慢不修葺則風雨飄搖自
不能保其安如磐石固勢之所必至也且逼近渭河洪水

衝突遂至頽廢無存國吉屢訴前任皆未直之理也今又以謀吞房屋事控夫兩間架房得價九兩伍錢其價不爲不厚至今傾廢已久即使明麟尙在亦當置之不問况明麟已死乃向另居之義子索其廢產其可得乎不情甚矣洪金母子乞鑿冤誣之訴其烏能已本應責國吉之誣枉念係失產之人逐之以杜其葛藤若夫干証所云償以小木十八根此私議也洪金不失爲厚道然不在斷例矣

盜賣庄業朋謀滅門事

審得杜可達物故四十餘年伊子杜鳳成逃往他方所遺有地無房之庄基鳳招視爲己物築牆蓋房節年賃與他人得租取利已十有餘年又於今季五月賣與杜金齡得價銀八兩物各有主何竟以他人之業爲己有也先經杜鳳翔具告以此地可達會當與伊父一半鳳鳴能公証之而鳳招支吾狡飾故諭令候可達子到時結案今地主已歸鳳招無能置喙乃以築牆蓋房費銀爲辭希欲將賣價多歸於房少歸於地殊不知房價僅值二兩而地價六兩

杜金齡言之鑿鑿不為回護即築牆有費而節季討租翳
獨無利耶應斷地價銀六兩着杜鳳成另立契約其鳳翔
先季當字鳳成自行取贖可也

欺霸產業事

審得候偉之告霸佔埕地也緣因當季杆子手賊鄧天王
張可明等奉 院招安開墾荒地而候偉之地遂為鄧天
王所佔埕隻為張可明所踞於今四十餘季矣若果係熟
地當日胡為不告其不告於四十季之前而告於四十季
之後者其為荒地已無可疑更因鄧天王張可明原佔地
之人歿繼無後屢轉而入於李榮德馬豹之手心所不甘
耳以公道論之地為候家故物而李榮德白手承糧坐享
其業於心得無不安然當日承糧時既已無言榮德有照

可據亦自難以斷回矣惟馬豹所有之瑤雖云張可明與
之殊無馮據且地可以荒熟論瑤不可以荒熟論令退還
候偉管業姑平其心以斬此葛藤可也

霸業趕逐事

審得汶射斗等同父異母兄弟也射斗爲先娶王氏所出
射星爲繼娶岳氏出聚斗升斗爲妾蘇氏出升斗生未三
歲而蘇氏故幼隨母舅於乾州舅死歸來僅十齡耳爾時
伊父尙無恙又十餘季而父方故彼三人者俱有遺業而
升斗獨無片瓦寸土何也卽云承嗣蘇門其後歸宗然業
已歸宗矣豈非汶姓之子而射斗等遂無孔懷之誼乎據
稱未有遺言分與家業而三人所得庄房田地又無故
父分單可馮則知射斗當日之另居者蓋因繼母前子不

能和協其父誓以房地與其別處現在所留則聚斗射星
兩人踞之耳其實非父所分也除浮物無可稽查外庄房
田地應作四股均分岳氏尚存於一百八十畝地內辦二
十畝爲岳氏養膳資令射星畊而奉之俟岳氏故後仍作
四分族人照斷立單以杜鬪牆之釁可也

吞業欺弱事

審得樊紹孔無子以樊四哇承嗣家業自是四哇之物他
人不得而爭之也但憾四哇亦無子而故以致樊倫樊寧
兩相爭訟在倫踞爲已有猶曰親弟之物也若樊寧則屬
隔房其爭也殊無謂矣平心而論樊紹孔者不鬪紹孔之
後也今四哇無後則紹孔依然無後必有鬪四哇以不鬪
四哇之後乃以不鬪紹孔之後庶紹孔之目瞑而攘奪之
端亦息矣樊倫爲四哇親兄而子多當以次子回保鬪四
哇以上鬪紹孔人倫天理均爲無憾春露秋霜不致鬼餒

庶幾可也若眎爲蠶業而兩分之聽其蠶祀烏乎可着照
斷永杜澆風逐出

土豪騙財不償假捏姻事枉誣等事

審得秦俗爲婚行聘納財舉動多不光明不牽而男女或
有夭折者必追索其聘財甚至見於辭訟陋習相沿已屬
薄惡而生員張汶則又愈出愈奇者矣汶弟張元與朱永
冬結兒女之歡永冬諸事不自主一唯其兄永夏是聽張
淪爲汶族弟而與朱永夏戚因爲之執柯九兩三錢之聘
張淪送而永夏受納財有實而六禮之行殊屬艸艸未及
一季永冬之女病歿厥後永夏亦作故人張汶思爲弟張
元退禮乃持借約一紙來告永冬謂爲假婚賴債及閱文

約則係永夏借銀張淪爲中心竊疑之夫永夏借銀應永夏償還耳胡爲有永冬之告若謂永冬借銀應永冬出券耳胡爲有永夏之約其爲定婚之物讞者已十料其八九奈永冬不能暢所欲言張淪搖唇鼓舌幾令雌黃莫辯因給之曰爾兩造惟有質諸神耳各具誓辭送驗投牒於城隍而後判可乎越日各持狀來則張淪之誓乃恍惚其辭若惟恐道實也者因極窮之張汶恐其弟急不覺失口以生員朱舜英陳言等會爲處銀足可証據時三生俱在堂下觀審噤而詢之初無他說惟服讞者之明快因窮其顛

末則張淪之爲媒汶婦之看女元妻之眎病處銀之未如所願說事時永夏之一息尙存歷歷如畫而文約則無是公張汶乃始語塞叩首謝過嘻張汶身列青衿不能變俗而殆又甚焉其可謂爲名教中人耶三生索處因付之亦猶金錢之媿云爾張淪爲媒喪心理應重究姑念諸生乞饒批其頰而逐之

盜賣活婚事

審得吳從禮次女招鞏府寧原縣民傅希祥為壻以為侍奉夫妻之計閱其文約蓋半子之半壻之也乃贅未半季而希祥逃今閱五季希祥不歸復無音信從禮膝下無兒既復自憐又念伊女衣食無靠於今十一月重招梁國棟而以此女配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也但理宜當官告給執照不應私自重婚設令傅希祥歸來從禮誠無以自解於前壻矣獨可異者希祥不歸傅家無語而長女之夫王國彥儼然執外父而告之是誠何心據云曾與同居數月

恐日後有牽連之累而不知今日已犯干名犯義之愆矣
本應按律究擬姑念愚昧責以逐之異日者傳希祥歸而
索妻乎梅花自能主張無需外人也

畧棟畧賣拆婚等事

審得張進道娶李昌胤之女雖結褵數載而琴瑟弗調本
季正月二十八日馮媒劉振環等送女父銀二兩情也而
理矣為昌胤者當念此女命生不辰向未得所今再賦于
歸牽畢一生心事何反捏辭控訴得毋嫌財禮之輕微而
以女為奇貨耶本應責其妄誕念係無知恕而逐之至於
進道告稱伊妻曾生一子被昌胤謀害從此夫妻生隙此
贅辭耳不足為焉也免供存案

因奸逆天拐婦事

審得魏氏先嫁扶風王子善再醮扶風任祥今自適郿邑
趙能法蓋一駮婦而三易其夫者也據任紹學供稱魏氏
背夫逃走任祥尋覓無踪於前季方故據魏氏供稱祥歿
季餘方走郿邑以明不係背夫但試問夫歿再嫁胡爲不
令任族知聞而當官告照又胡爲不告照於扶風而告照
於郿邑更胡爲不稱任祥婦而稱王才妻其爲逃走何疑
趙能法不察來歷竟以一紙誑照認作靈符遂娶爲婦墮
汶師婆杜國春之奸局而不覺蓋不獨魏氏駮而能法亦

駭也惜汝師婆物化而杜國春遂得盡卸其責無能究其
原銀惟責國春以示儆耳任祥已歿婦人無歸理且從能
汰久姑斷銀四兩令任紹學取領以作殯葬伊叔之資其
婦仍歸能法作一對駭夫妻亦真匹敵也

夫與妾并新學負...
以...盜一...
...
...
...
...

奸棍作媒事

審得婚姻人倫之始豈容妄冒杜必壽定親以杜三奇看
婿奸媒滕天才貪許五百媒錢通同串詐致祁氏寡婦悞
將十二歲之幼女許而受聘在祁氏以爲得婿乃弱冠之
三奇而不知實鬚眉如戟之必壽也男齒長而女齡稚季
歲既不相若兄聘婦而弟呈身名目更屬不正所當均爲
按律究治姑念尙未成婚從寬懲責三奇已定有婚不在
原定之限男家妄冒律有不追財禮之文但祁氏自願退
還姑聽之以存厚道着媒人取男家領狀投驗必壽另聘

祁女另許以杜葛藤與其不諧於他季毋寧斷繯於今日
敢再曉曉定行究擬如律

欺弱霸親事

審得梁廷幹與宋君正同堡而居素相交好君正有女廷
幹欲得而爲子媳者已久然而納采之徵渺然無聞也君
正於康熙二十二年馮媒吳英與姚英已結朱陳之好由
是廷幹之憤憤於胸者閱四季所矣今此女季將及笄度
其不久于歸眼紅心熱遂乘君正他出疆行聘禮至於閉
門不納當亦滿面羞慚自悔舉動之妄矣夫何計無所施
而又以欺昧婚姻事控告宐乎君正有欺弱霸親之控也
正在拘審間而女之舅氏文乾又以攔路劫奪盜女事控

稟庭訊之際據廷幹自供此女纔一歲餘伊父抱至其家送與他墜一副媒人卽是張進祿訊之進祿據供送墜之時偶爾在傍作媒之言原是澹話夫婚姻何事有不男下女而女先男者乎抑不通媒妁不問名納采乃以一時往來相贈之物遂爲百季晉秦之馮可乎妄誕已屬不經何又乘舅氏攜往之頃輒率廷現要搶此女而歸知文乾赴告乃送於梁廷青家被首到縣二人狼狽濟橫目中竟不知有三尺矣本應按律治臯念係無知姑從寬典各責以儆奸邪餘犯免究

欺昧婚姻事

審得李氏與李有才之妾同胞姊妹也有才往川數載其家不無匱乏昨歲兩婦往還遂有婚媾之約乃不馮一光明正大之媒人而馮一詭譎不實之劉鬚子不明送財禮而乃以牛爲聘資此所以來今日之葛藤也庭訊之下劉鬚子堅稱竝未作媒及拘有才之妾出質亦堅供實係俗牛竝未許親夫果俗牛豈有久假不歸之理卽云牛斃亦無彼不索此不償之事揣其情節有才久外其妾正當匱乏之時且藉此牛以救然眉之急朦朧許可以爲主人翁

回而允固可以聯此姻不則我固妾也不得而主家事不過還一牛其姊固墮其術中耳噫是何姊之愚而妹之譎也今審此親既無父命固難斷之使合而蕭氏之盟在先更難令之使離應於有才名下追斷大牛一隻稻子倍償以服李氏之心氏亦自知作事不明俛首情願其有才之妾朦朧反覆與詭譎不實之劉鬍子均應按究姑從寬政逐出定案

翼虎白晝打奪事

審得寢泉寺在於教坊里地方不知創自何季據李從義等供稱內有二殿一修於故明弘治一修於故明正德雖無碑記可考而椽脊之上書字尚存止有教坊里李姓之名並無係家里張姓一字衆証鑿鑿其為李姓之寺而非張姓所有也明矣新來僧普倫念寺宇傾頽神像剝落因欲修之而費無出乃謀於地方鄉約李從義會首李暹等以寺中槐樹四株賣於晉客黃懷亮雷加福議價銀十三兩以助修費張宗奇張震英等無中生有遂以伊姓有分

爲辭於客人伐樹之際大肆兇暴將雷加福打傷何其橫而矣也庭訊之下宗奇等以無馮無據之辭謬稱先人傳說其能掩於殿上之書脊乎止緣係家里八甲內有沖零四升之糧其地在於寺之東南角而遂爲混賴耳糧在寺外樹在寺中乃以寺外有糧而併欲將寺中之物有之可乎本應按律究治姑念無知且客傷已愈重責以儆其樹價着教坊李姓收貯修廟毋借佛爲名以入私橐至於黃弘亮所稱搶銀三十七兩自屬贅辭非實也逐出立案

霸業欺弱事

審得梁利乃梁廷清之族叔也雖五服已盡而名分猶存豈容隕越先季梁利將地四畝五分當梁廷清銀七錢原議銀到取贖昨季梁利欲贖地而先以酒酌廷清是叔之於姪可謂有禮矣乃利以貧故地價一時無措約收豆後償價遂將此地犁種紅花廷清以地價未償將利所種紅花盡行犁毀何太無禮也在利以未與價故亦殊不敢與爭何物廷清今季二月間輒索地價怒罵不足繼之以毆又將梁利髮辮扯落一半獨不思既不與地何復索價且

索而至於打打而至於採髮耶干証梁三等畏其焰囁嚅不敢盡吐而髮辮實出梁名貴之手貴供酒館勸和從利頭上梳下廷清雖有百喙何辭於打叔之臯也本應按律究擬姑念悔過伏臯重責三十板梁利照原約備價限五日內當堂收贖以杜爭端其助毆之宋名正梁廷宣各責二十板逐出

祈天急救母命事

審得鄭美憨頭子無賴之徒也母李氏於六月十一日至女夫陳守忠家忠沽酒飲之氏嫌其澹令易好酒孰知守忠小人也慳吝之心形於色而發於言詈其女使氏聞而不安於是怏怏而歸守忠猶隔牆詈之氏憤極投井守忠倉皇救起奉有一息之存當即拘氏訊之歷歷供吐備悉前情令扶歸調理至七月初七日氏殂豈鄭美與弟憨頭子竟抬母屍至守忠之門以圖詐賴庭鞫之時隣里堡頭質之甚確即二子亦不能諱矣本應按律治臯姑念無知

薄責以儆但李氏之歿雖非守忠之威逼而李氏之投井實因守忠之罵詈既經備棺盛殮卽刺葬埋仍着守忠延僧懺悔以超渡之否則有罵詈尊長之律在

天忘妹命事

撻歿人命事

審得李印喜酒徒也常往來於張穩之酒務某月某日酣飲之後怒張穩索錢至於忿詈張穩不能讓醉漢遂與之角口因而揮拳印喜左眼被傷樊魁等勸而散之是夜印喜遂宿於張穩之店匹夫見短懷忿自經當勸散進店之後印喜復據案飲酒曹亨之可証也落繩解救之時白復興點燈呼人岳麻子鑿處也左眼傷非致命項下繩痕顯然撻歿之說胡爲乎來哉業有胞弟李印才告狀而戶姪戶兄之李建李培連何爲紛紛紙筆非告非証之生員李

聖用何爲咆哮公堂豈誠哀痛由衷不過助瀾揚波俗命
居奇耳左眼拳傷張穩不能辭威逼之臯應斷燒埋銀十
兩令印才領屍埋葬印才誣輕爲重本應按律究擬姑念
兄死從寬薄責以儆刁告培連具狀之日已經責治尙未
蔽辜但聖用以鬻門青衿而立心行己如此又無論於蚩
蚩之愚民矣如再出入公門自有學政條約在

懇究人命事

審得曹婦張氏之灰灰於縊非灰於毆也其灰於縊者因
仰應桂之女偷其髻線兩相角口而仰春哇幫其妹而詈
之也曹金始以懷氣縊灰告初情真實乃與周轉盼計生
遂架空中樓閣張元勛從而加辭是俱以灰女爲奇貨也
由是而講和有人許銀有人臨審時輒自具悔辭矣不敢
索詐只受孝布數疋前供不在案耶胡墨跡未乾又復興
波作浪真屬一班光棍昧公門辭訟爲遊戲三昧者人命
卽威逼情確追給埋葬不過十兩何爲而有十八兩之求

索又有孝布棺槨等也况乎婦女相罵非勢非威卽仰春
哇幫妹亦只口角相加何威何逼指命圖詐之曹興周與
夫說事關財之陸福邵虎均應按律究治姑念尙未入手
重責示懲曹金貧難葬婦應桂量助銀四兩其餘追給原
主着卽掩埋張元勛孝布之外不得妄有希冀

乞究人命事

乞究女命事

審得杜文禮娶張進道之妻李氏爲妻者祇因進道夫婦
不和春間馮媒說合進道不取分文財禮令文禮送李氏
之父李印昌銀二兩當送銀之時昌印雖出外而昌印之
妻實收受之無他言也及成婚之後昌印以畧揀畧賣事
控進道本縣以昌印旣受財允婚故不直之已成往事矣
孰知李氏原有癱疾夫婦又不相合值今六月初四日以
煮飯捍麪失其生熟之節被伊姑罵詈遂持麪刀自刎幸
未卽斃尙能言語隣里垓頭共見共知越四日而始殞報

縣驗看自刎果真蓋此婦之歿也以為身膺篤疾一嫁再
嫁終不得夫歡是生與歿等耳則跡歿如歸之念諒亦萌
之已久不待今日因伊姑之罵詈而始決於胸也今昌印
訟文禮而併及女前夫之父張縈文何太不情乎憫其痛
女情深故不之究但文禮失齊家之道致母氏不慈其婦
故薄責之免供存案

子夜文命事

懇天電情事

審得馬君武存日與張文耀合夥為生娶妻張氏與文耀
全居有季君武歿未數月乃突有馬二娃馬丑哇者陽為
搬喪之舉陰行賣嫂之計張氏覺其舉動避於前夫壻家
而馬二娃乃告文耀何也馬丑哇為君武堂弟二娃又疎
遠即云馬姓之人應馬姓婚遣亦必其婦自願改嫁而後
可未聞給婦以不知而彊為之也以弟賣嫂倫紀滅劉尚
何曉曉公堂應重懲以儆澆風姑念未能成事責二十板
逐出其張氏令東關堡頭收管如日後願嫁母家擇主馬

姓尊者主婚可也

未聞... 姓尊者主婚可也... 審得... 培撫... 爲子... 立嗣... 以爾... 培也... 夫以... 不知...

乘喪盜馬事

審得蔣爾本兄弟無子族中無承繼之人以爾治外甥賈培撫養有季延請族眾及三堡之人寫立承嗣文約以甥爲子兄弟共之閱其文約蔣泐亦與有名詢之蔣落當日立嗣時蔣泐實亦在席螟蛉式穀頗非私相授受乃蔣泐以爾本病故假弔喪之名欲利其所有坐草守孝意在逐培也獨不思爾本雖亡爾治尙存耶泐計不行遂將馬拉夫以致爾治有乘喪盜馬之控而泐亦以吞業殺孤爲訴不知誰爲爾本之孤而誰實殺之也審時族人及三堡等

載語

五

衆殊不直之但先季泐母出嫁爾本主婚有財禮之受雖
據蔣落供稱爲伊父還債無餘但未同泐母當面償債留
此空隙來今日蔣泐之嘵嘵耳姑念泐貧於爾治名下將
爾本所遺斷銀六兩以爲蔣泐春露秋霜祭奠伊父之費
嗣子已定無所容其覬覦也蔣泐拉太之馬追回立案

通盜劫殺事

審得武功縣民喬田失馬據稱季前七月二十三夜被人
挖盜者也胡爲乎來於陳忠之家舊臘二十四日據喬田
具控當委捕衙未據查明回報今復據田父喬國棟控隨
行拘鞠則葉明重之報信孔聚吾之暗約解守業之封銀
喬田之認馬一一吐露而陳忠猶轉屢支吾以弟陳孝九
月所買葢店之馬契改字爲據又將孝馬併伊親之馬當
堂掩飾再四追求知不能遁始將此馬送出毛色口齒件
件相符其爲喬馬確矣但訊其所自來卽賣主無人查其

所從往則轉藏莫測喬田失馬於七月二十三陳忠有馬
於七月二十七非偷則窩顯然可見而猶曰醉後在途悞
買其誰信之念衆人具保限一月內將賣馬賊人擒報贖
梟

其盜者亦匪徒也查問回籍今於此田父谷田
其盜者亦匪徒也查問回籍今於此田父谷田
其盜者亦匪徒也查問回籍今於此田父谷田
其盜者亦匪徒也查問回籍今於此田父谷田
其盜者亦匪徒也查問回籍今於此田父谷田
其盜者亦匪徒也查問回籍今於此田父谷田

霸妻強子事

審得王祥始而爲賊既而就撫名爲降丁實日無法紀者
也劉洪海之父在日曾否與伊有舊俱不可考乃於舊臘
二十三日乘海入山砍柴竟將其婦張氏誘去海於二十
六日尋至伊家索婦又誘之傭工常被責罵不令安身海
出而索婦又不可得是誠何心耶乃於訊時手持一約謂
海父被擒伊脫其厄曾爲投辭及閱文約而一窩蜂雲裡
飛一條龍下山虎等俱屬賊名已足令人髮指尤可訝者
海婦張氏口口聲聲稱其夫不能養活且不足其父兄聽

斷至此真是咄咄怪事噫此婦有外心矣王章供稱曾全
洪海至祥家索婦其婦不肖隨歸至欲持刀自抹婦人淫
賤一至於此予以一棧不足盡其辜王祥本應重究姑念
老髦薄責二十示儆張氏令海領歸賊約塗抹附卷

羣謀打搶事

審得鄧地之俗以里長而臨甲首不啻主之於婢僕然而
况乎甲首之壻承受岳家田地在其甲內納糧有不跡為
几上之肉者幾希吳乃禎之岳馬成係常樂里四甲李蔭
遠等之甲首也馬成老歿無子以地糧與吳乃禎承種為
業納糧當差既已有季是馬姓之地即為吳地矣乃禎葬
其母於地內夫誰得而禁之乃蔭遠等挾里長之勢嗔乃
禎不與說明思阻其事而乃禎揚言二十五日埋葬陰於
二十二日葬訖所以杜詐撓之端計善而思亦苦矣何物

蔭遠等輒敢乘其祭奠擁入棚中羣相爭鬧以致打碎器
物里長之勢益赫赫可畏若此哉乃禎以打搶錢布爲控
固已甚之辭而蔭遠等以挾屍焚骨敵之則更不經之甚
矣庭鞫之下訊其所挾何屍所焚何骨焚之者何人見之
者誰氏則言語支離無可對答乃謂耳聞又謂地下尙有
灰屍可據夫旣已并其骨而焚之矣又何屍之有天下有
得自耳聞茫無指實而可告人以灰臯者乎律以誣告加
等夫復何辭但念其悔過之蚤又鄉里人等擁壻求息姑
不深究罰大木十根修蚩蜡廟以儆刁風在蔭遠等猶爲

倖也

撇拐索詐事

審得張氏之夫痴而陋者也張氏不能爲逐雞之飛而作狡兔之脫期我乎桑中其與范六約者正不知幾歲月矣乃於昨歲四月間同范六翩然出禿居停於審雞之淞峪李祿知其踪跡而喬三遂因本家之托而轉托焉許銀五兩先與二金果於正月十八日獲張氏并范六矣喬三等索其三兩之數將婦人留頓不與以致蘭鬩龍有撇拐之控庭訊之際據供范六到朱家灘逸去夫范六何以能逸非張存之故乎蘭氏方欲甘心於范六而喬三等猶思居

奇於張氏其三兩之謝烏可復得也本應杖懲姑念捉獲
張氏以功臯相半恕而釋之張氏背夫從人逃走三稜不
枉令其翁姑當堂具領逐出存案

因姦串通挑拐事

審得并氏先爲張鰲之妻鰲在時卽與梁夏通及張鰲物
故而氏竟居於梁夏之家其兄并起恥之不無有言而梁
夏乃與之毆會於二十五季十一月間控告到縣本縣明
知其有私而不深究者欲以存此婦之廉恥令好適人耳
故責懲梁夏而令氏親劉川及兄并起領去安頓別居在
案今季七月間劉川主婚將氏嫁與杜時習婚媾一月餘
矣何物梁夏私情難斷乃於八月二十四日因任英之請
并氏而令其妻楊氏與并約會并卽於二十五日昏夜逃

走時習控告差拿獲於英山口之艸溝內蓋先藏避於夏
舅候光榮家知緝拿之急而乃同竄伏於溝中也研訊之
下猶爲飾辭曰我不願嫁恨爲人所賣而欲告狀則試問
不願嫁者果矢柏舟之操耶抑難斷藕絲之牽耶明有夫
而不願陰有夫而願之何也黑夜男女同行同止謂曰無
私其誰信之梁夏重責三十板未足蔽辜并氏一梭聽時
習自爲忝畱可也

黃夜失盜事

偷兒爲竊斷無雞鳴以後踰東家牆之理踰牆者非偷兒
也朱璽出門犁地雞已再唱搥稱去後伊母臥於院中依
稀屋內有人母氏叫詈乃從大門而去天明看時東牆上
有腳踪若果是賊既從隣家而來何不竟偷東隣而必捨
彼取此且僅僅偷其一口袋丈三布耶此不肖惡少季窺
朱璽出門而希圖無恥又窺東隣亦出門戶未扇乘機而
入者惜哉朱母老婦未能擒而獲之無從深究其人耳朱
璽罵賊廷獻兄弟何以承認口角其故可知矣朱璽冀飾

其醜乃以失盜爲由庭訊時練總兩隣口吻吞吐問情見
乎辭本縣暗差人給訊伊母則丈三之布與口袋皆無是
公朱璽乃驚訝語塞噫是欲蓋而彌彰也朱璽無盜妄告
有盜與王廷獻廷彥不容罵賊生事尋釁均應究治姑念
愚民各罰磚一千助修東門城樓踰牆者誰不深究之以
當下未獲且以全閨門之聲存厚道云

黃文夫盜事

求芻集者不計其數三民而吏其類
葉老夫子令吾郟之公移讞牘也夫子
江左名家天才傑出不惟制菘擅場舉
凡禮樂兵刑河渠錢穀諸書靡不研究
弱冠舉於鄉旋司鐸芒碭碭人士服其
教者不啻胡安定之經義治事井然有
條也於是江左諸上臺交騰薦章擢宰

吾邑夫子襆被而來盡室暨騶從僅十
餘人初下車卽念吾邑耗羨繁重民多
流亾正供之外絲毫不取且按剔各曹
一切陋規盡革之琴署蕭然蔬食菜羹
晏如也月吉宣講由不鮮歸蘇賦
聖諭與民休息至遇萬不得已之訟片言
立浚案牘不停眎事三月而吏畏其威

民懷其德所謂化馳若神不疾而速者
非歟先是邑罹兵燹供億轉輸民以田
地爲苦坐是荒蕪滿目逋

國課者六季夫子下車時四郊猶多艸
萊也歲額尙虧什一也里民愛戴夫子
切恐以積負累夫子僉謀協納一時夙
逋俱清憲府諸臺咸知夫子才猷冠於

陝右矣未幾流亾悉歸荒土盡碎期季
而歲額足又一季而糧爭完納歲徵課
一萬七千有奇夫子蒲鞭不用謂之刑
措可也邑俗繁輕生每以小忿輒投繯
赴水僭命居奇訟經年不休被累者往
往破家夫子概不之究惟於報聞時單
騎馳驗必親必速用是訟獄衰息輕生

者亦遂鮮少是夫子五年以來全人之
家生人之命者不知其幾千百也戊辰
冬屆計典憲府諸臺以夫子廉能欲爲
卓異首薦會响馬行劫岐山從吾邑渡
渭而遁官兵追躡賊負河據險岐兵不
敢近夫子親率捕快以智擒之無一脫
者遂爲賊所啣誣供在鄒養馬三日例

有失察之議因之不果然夫子雖未獲
薦而憲府諸臺咸嘖嘖稱道以爲是具
文武兼才者非僅僅以廉慈爲秦吏最
已也冬奉

旨以科道需人行取邑令之循良茂著者
於是院省交章入告其錄千百出其人

欽允召試而夫子赴

都有日矣立思從來史冊所載循卓固
不繇書然文章政事二者難兼未聞賈
董龔黃合爲一人也况自以帖括取士
士平日屈首制科一旦猝膺民社所爲
公移讞牘外則委之胥史內則浚於幕
賓陳陳相因不堪寓目今吾夫子制義
詩文旣已超繇今古而公郎隨侍外幕

內竟無一客卽單辭片語無不出於夫
子之手其風流雋爽真無一毫吏牘塵
俗氣立忝列門下敢不亟圖表揚使海
內咸知夫子文章政事克隸允爲千古
循卓僅見者耶爰哀集成帙請付諸梓
而夫子以貧宦空囊艱於剞劂復汰公
什之六七名曰求芻夫子蓋自道其實

也梓成因爲識其大略如此

康熙辛未七夕後三日

古郇受業門人岳立頓首敬識



山

...
...
...
...



古禮受業門人各立聽首端
 集照辛未十一月三日
 也林太因為編其大御成也

